

18岁当兵离家独立谋生,10来人同住一个大房间,100多人同吃一个大锅饭,不是馒头,就是蒜头,简单划一,寡淡无味。虽然插队落户生活更艰辛,但很羡慕插队插姐的集体生活,男女搭配,干活不累;男女搭伴,虽苦犹甜。而在部队,尤其是基层中队,都是清一色的光头,阴阳失调,且都是年轻力壮、生猛阳刚的汉子,精力充沛却无处发泄。业余时间,白天打球,晚上下棋,周末就去找老乡聊天,每周末晚上放映一场露天电影,是最受欢迎的节目,这些就是大兵的娱乐总汇。

部队战士最盼望的就是过大年,因为一到过年可以大块吃肉,大碗喝酒;可以熬夜打牌,找老乡聊天。中队平时作息制度甚严,到营房内的小店里去买个牙膏肥皂也要请销假。晚上9点吹预备哨,必须回到寝室洗漱,9点半吹熄灯哨后统一关灯就寝。在中队过的第一个除夕夜至今记忆犹新。

北方的冬天特别寒冷,机场在大山深处,山谷里的风犹如利刃,刺得脸生疼。冬天为了取暖,每个房间装一个取暖炉,铁制的炉烧煤,烟雾通过铁管排出窗外。白天铁炉烧开水,滋润干燥;晚上铁炉烘鞋垫,臭气熏天。

除夕这天上午,中队安排统一打扫卫生,大家争先恐后,将房间的笤帚、扫帚打扫得干干净净,窗口擦得窗明几净。下午,为了满足100多号大兵能吃上水饺,司务长决定将肉馅和面粉分发到每个机组,大家一起兴致勃勃地取来面粉和肉馅,有的和

面擀皮,有的包水饺,围在铁炉边包饺子,边说笑话,主题多是老家的女朋友和梦中的情人。济南兵机械师老燕的半导体正播放着李光曦演唱的《祝酒歌》:“美酒飘香歌声飞,朋友啊请你干一杯!”正听得兴头上,半导体戛然而止,上海兵小卢用沾满面粉的手猛

军营过大年

李 动

地敲打一下,歌声又飞了出来;东北吉林兵大刘善于说老家过年娶媳妇闹新房时的黄段子;山东掖县兵王大个吹嘘老家的海鲜吃不完,喂狗喂猫;广西南宁兵小何说,他从没见过下雪,那天将洁白的雪花夹在信封里寄回家给父母看。我们取笑他信还没到家,雪花早就化了,等爸妈看到信后,不但看不到雪花,连写的字也看不清啦!乐得我们捧腹大笑,笑得大家泪花

闪闪。

一个下午,四五百个饺子铺满了几张大床,老燕取出他的脸盆准备放水下饺子。我嫌他的脸盆脏。部队只发一个黄色脸盆,一条白色毛巾,一个棕色水杯,平时放在房间的角落架子上,洗脸、洗脚都用这个脸盆,洗脸擦脚也用一条毛巾,那时也不嫌脏。你若嫌脏就是犯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毛病。我赶紧取出自己的脸盆,用取暖炉里的煤渣使劲搓脸盆,然后再用肥皂洗一遍,脸盆顿时变得锃亮,老燕见之笑话我说:“上海兵就是穷讲究,不干不净,吃了没病。”等取暖炉上脸盆水煮开后,开始放水饺,然后上面再扣一个脸盆。



悦读时光(剪纸)

李建国

常常会看着镜中穿着警服的自己,圆圆的脸蛋一身稚气,回头看看警校时带给自己的回忆,印象最深的莫过于3000米的体能训练,负重30斤的装备跑步,50米的游泳测试等等,想想当时经历的苦涩,却让自己在毕业后养成了坚持锻炼的爱好。入警后,我常常观察着自己同批的同事们,尤其是男生,因为忙于工作,加班夜宵多,又不节制饮食,一二年后,当年清秀的少年一个个都变得脑满肠肥,臃肿的身材似乎在和他们疲惫的身躯叫板。村上春树说肉体是每个人的神殿,不管里面供奉的是什么,都应该好好保持它的强韧、美丽和清洁。深以为然。

选择坚持运动的初衷是想

减肥,但渐渐的发现自己的运动带给自己的不仅仅是保持身材的舒适,更是一次与自己心灵的交流。一双干净的跑鞋,一件背心慢跑在春日街头,道路两边寂静的香樟散发着浓浓春天的气息,特别是夏天,蝉鸣声环绕即便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单。偶尔,什么也不想,偶尔也会思考着这一路成长走过来的每一个选择每一次变化。慢跑,在没有这个习惯的人看来,似乎单调而乏味,它不像球类运动那样,在不同的时间会有很多不同的动作及技术。

运动,肉体的坚持更是心灵的坚持。记得小时候每次体育老师说明天要800米测试,都会紧张得一夜睡不着。进了警校经过

这时开始大块吃肉,大碗喝酒;互相碰碗,一饮而尽。那时年轻,一大碗葡萄酒灌下去,脸不红,头不晕。须臾,水饺煮好了,大家争先恐后地用大瓷碗舀水饺,每人都可以吃上两大碗,北方兵更能吃。今晚可以喝醉,可以熬夜,酒足饭后,大家各自去找老乡侃大山。

我喜欢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看书,房间里空荡荡的特别清静,吹响熄灯哨时,我取出脸盆来到篮球场角落的水池边洗漱,隐约听到从远处飘来《洪湖水浪打浪》的歌声,虽断断续续,却似天籁之音。那时听惯了激越雄壮的军歌,突然听到王玉珍那如此清纯的嗓音,如此抒情的歌曲,犹如一股清泉流入心田。

我匆匆回到寝室,不顾朔风呼啸,大雪飞扬,披上军大衣,冲出门外,迎着飞雪走向师部礼堂附近的电线杆,围着一喇叭沉浸在流水般的甜美歌声中。

一棵树长在城里,可是它自己愿意如此?

在人行道边上,站立成屏障或者提供绿荫;在车道中间,站立成分割线并吸收尾气;又或者生在小区里,站立成一处门面的点缀。在城里生活,首先得让自己有用处。即便是做一棵树,也首先要能做什么,才能在这立足。但当夜晚来临,当道路上的行人消失,当整条马路安静下来,当小区里所有的灯光熄灭,人们入睡。这些树,会不会也做无用功?

梦见小时候在山岗上的童年,听见风刷刷吹着自己舒展的叶子。那时候,做一棵树就是做一棵树,它们的存在本身,就是自然之力的证明,不是为了对谁有用,或者对谁有益。又或者,这些树梦回幼年居住的田野,一抬头,就看见一望无际的天空和漫天的繁星——但在城里,这些风啊云啊,却都成了稀罕的东西。风要艰难地从楼宇和楼宇中挤出身子来。天空呢,也总是被大厦的天际线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。星星呢,更是几乎看不见了。

这些树长大了,就被连根卖到城里。若栽下来,能活下来,就要一生待在这里。

奔跑吧,女警

曹怡蕾

没有吧。工作了,看着朋友圈常常会羡慕那些一跑5-6公里的,他们也不见得有多累,似乎也和跑1-2公里的差不多。渐渐的,我才发现不同于冲刺的爆发力快跑,其实慢跑是一种体能的消耗,精神的锻炼,当你过了那个坎的时候,除非超过你的极限,否则慢跑将随着那个惯性一直继续下去。有那么些时候会很停下来,但我试着去转移自己的注意力,看看路边的行人,而脚步却会不知不觉地继续前行,慢慢地累的感觉也就消失了。

都说运动是唯一做了却不

视频《啥是佩奇》一时之间被引爆。萧瑟的隆冬、贫瘠的山村,一个留守老人给在城里的儿子打电话,希望他能带孙子回家过年。老人问孙子想要什么礼物,孙子说喜欢佩奇。回到村里,老人四处打听,最后在刚从城里回来的保姆那得知,佩奇原来是卡通片里的粉色小猪,模样像鼓风机。爷爷照着描述,用电焊工具做出个硬核的佩奇。当他把“佩奇”拿给孙子那一刻,隔着屏幕纵使百炼成钢也化成绕指柔,人性中最柔软的部分被触动了,与家人相处的片段涌上心头。

我是外公从小带到大的。小时候我很闹腾,一到晚上就哭,不肯睡觉。外公每天一到时间就把我推出去,坐上公交车,从起点坐到终点,再从终点坐回来,一路上抱我哄我,直到我甜睡过去。上学后,只要碰到下雨天,他就早早站在路口迎着瑟瑟冷风为了接我。一直到我上高中,他毫无预兆得了阿尔茨海默病,起初就是说些胡话,慢慢不知道饿了要吃饭,渴了要喝水,甚至连自己儿女都认不出来。从那以后再也没过床,原本精神矍铄的他只剩下了骨瘦嶙峋的躯壳。意识清楚的时候,他会对我

新生的小树苗不符合城里人的需要,是要被修剪剪除的。它们有了编号,有专职的园丁定期来浇水施肥除虫,不担心渴死或者被晒死,成为这个单位或者那个家庭财产的一部分。春天,它们开花,然后,它们结果,但若是开花落了一地,要被负责打扫的工人嫌弃,若是飞絮侵扰了行人,也是要被替换掉的吧。长得过于茂盛,遮住了居民楼的阳光,就会被投诉。可是它们本来就是如此。生而为树,就是要

一棵树长在城里

沈轶伦

抽条就是要开花,就是有飞絮,就是要茂盛,那又奈何呢?

公园里的银杏结果了,有人持竿去打,就有人骂那打白果的不文明。街边的桂花开花,有人铺了布头在树下收花蕊,就有人骂那去收的没素质。但若那些草木有本心,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人类来触碰呢?树被攀爬采摘固然会受伤,但毕竟只有被采摘的时候,这些树才又恢复了树的本性,它们本来就是和生物互动着存在在这地球上。只有被其他

生物需要的时候,才是树作为植物的生命力和生育力再次被看到的时候。它们不再仅仅是作为这城里只供观看的摆设般的存在。山里的一棵树,到了年纪死了也就死了,但在城里,百年古树名木都要被圈出来受到精心呵护。有时路过一群树,枝丫上一律挂着输液瓶,如急诊室的病人一样静静等待点滴进入身体,也是怪有意思的场景。这是留在城里的待遇。

但有一天,我路过街心一角,花坛里的树整整齐齐按照某种情景主题被组合陈列。工人们围绕着布置标牌或者在树上挂上彩灯。而就在这花坛的对面,正对着一处已经被拆除但还未动工新建的房屋废墟。废墟虽然被围墙围住,但里面不知何时长出了一棵树,一棵不属于任何人或者单位的树。一枝青翠的枝条伸出墙外。

那是注定不久后要被夷为平地的废墟,野生的树争分夺秒般在废墟里的开枝散叶终究会是一场枉然。但在被碾压成渣粉之前,它是全然自由,全然的不服。如一种命运望着另一种命运那样,它望着街心花坛里正被人打扮的树。

和妈妈说,拖累你们了。三年后,外公走了,一呼一叹间,我们永远失去了他,他什么话也没有留下。我当时参加大一军训,接到妈妈电话紧着赶回去已经晚了,归途心里悲痛难抑。当殡仪馆的车把他接走,我一边哭一边追,和他作最后的告别。

也许,在这个处处讲利益谈回报、万物皆流变的世俗世界里,没有什么东西是能真正永恒的。唯独家人,他们无条件地付出自己的爱,他

别让家人等太久

张 胤

们的感情很难用任何等价东西去衡量。前阵子我睡眠质量很差,总休息不好,一点点声响都会被惊醒。大冬天夜里,我刚准备上厕所,看到爸爸光着脚没穿鞋从厕所出来,动作十分小心翼翼。这一幕,瞬间掀翻了我内心的酸楚和唏嘘,忍不住在心底发问,天下的父母是不是都这么傻?还有一次,和妈妈闲聊时知道,她竟还珍藏我第一次做家教时给她的六十块钱,而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
父母的爱就是如此,一边期待,一边等待;我们一边享受,却一边嫌

弃着,长大后的我们,羽翼渐渐丰满,迫切想要从父母的身边跑开,以各种各样借口要逃离他们和那个家。有时候拼命工作,总是骗自己说是为了给予在乎的人更好的物质生活,就算很久没有在一起吃过饭、没有说过贴心话都没关系,且让他们等着。相逢的人终会相逢,这是年华迟到的回信,但往往暂别就是永别。

央视有一则公益广告,讲的就是一位母亲,一生都在等待。儿子啊,等你长大考上大学,妈妈就享福了;等你毕业工作了,妈妈就享福了;等你结婚了,妈妈就享福了……

从盛年到迟暮,从青春貌美到白发苍苍,她一直在等,却始终没有等到所谓的享福。儿子一直向前奔跑,和母亲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,哪怕只是抽一点点时间坐下来好好陪陪她,有耐心地跟她说说悄悄话。

世间所有的爱都指向团聚,唯有父母家人的爱指向别离。趁一切都还来得及,有空常回家看看,让他们的目光多在你身上停留,而不是含着泪目送。一辈子不长,别让家人等太久。

捉漏

卫生间漏水,数日后水势扩大,百查不知其因。请教物业,回答干脆:不归他管。建议去附近专业洁具店找办法。急忙上门求救,店主立马随我而至,从上水管道进口,一路排摸至下水管道出口;从什么时候漏水,一直询问到每天漏几桶水。随后,又匍匐地面,耳贴地砖,专注倾听。终于,在期盼中开出“药方”：“是管道老化,只能全部换新”。随后指示,明天上门抢修,今天从门口到卫生间,凡暗管所经处,家具全部移开,施工队开进来,凿墙装明管,明管从灶间的橱柜中穿过,不至难看。其言凿凿。

稍晚,妻子觉得不对,暗管改明管,凿墙挖地、大动干戈,岂不像装修新居?而且还是“弃暗投明”!于是,再查。她用手仔细摸遍卫生间最可能漏水的瓷盆,没有迹象。当摸至抽水马桶的水箱与马桶接口处,终于发现暗藏“敌情”,原来这儿有道极细裂缝,水就是这里漏出的。于是,把一个小塑料桶置于其下,不劳师动众,不“一枪一弹”,就避免了一出即将开演的笑话。

敬礼

小区大门有个40多岁门卫,每天清晨,站得笔挺、脸带微笑,非常礼貌地向所有驶出小车敬礼。此礼与众不同,不只恭敬,而且十分标准。久了,我也点头回礼,不亦乐乎。

正巧,亲友单位要招保安,待遇好,我想给这门卫机会,特意下车与他聊聊:师傅,您是退役军人?他正看手机,不便立即回答。又问一遍,他继续看手机。估计这时他正处理事儿,仍顾不上回答。于是,耐心等待一二分钟。再问,师傅您……还没等我说完,他头也不抬地说:你是不是问路?去看前面的导向图吧。我急忙说,我是想问您是不是复员军人。这时,他抬起头,迅速瞄了我一眼,又低头看手机,反问道,我是不是复原军人和你有关系吗?

顿然醒悟,亲友单位招保安,与这门卫敬礼十分标准,有半毛钱关系吗?呜呼。

花店

卫零路有家花店,老板、老板娘都是原单位同事。偶然路过,进去聊聊,三句话离不开本行,谈的是鲜花市场行情和养花之道。他们畅谈美好前景,好像是花仙子,把我说得心动不已。

卫零路有家服装店,店老板、老板娘就是原来花店的老板夫妇,他们见到我,就说出服装市场的状况,好像刚从“自贸区”采购回来,他们店里的服装极为合算,比对面那家百货大楼服装的性价比高多了。

卫零路有家皮鞋店,这家皮鞋店的老板娘就是原来服装店的老板娘。老板与老板娘不合拍,与她“拜拜”了。老板娘见到我,大谈她店里的皮鞋质量如何好,属于既舒服,又穿不坏的永久牌。这天,我还是忍而附和。商界“三年之痛,七年之痒”,更何况普通生意人?



边看边聊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囡事三则

冯 强

